

The Ending of Sunan Model

苏南模式的终结

新望 著

苏南经济

是苏南的土地上长出

来的模式化只会成为包袱

苏南模式的终结

并不意味着苏南经济的终结

把政府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

民间的生产力也就被解放出来了



► 经济学家手札

The Ending of Sunan Model

苏南模式的终结

新望 著

苏南经济
是苏南的土地上长出来的
模式化只会成为包袱
苏南模式的终结
并不意味着苏南经济的终结
把政府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
民间的生产力也就会被解放出来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南模式的终结 / 新望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8

(经济学家手札)

ISBN 7-108-02309-1

I. 苏... II. 新...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苏南地区 IV. F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3960 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0.50 元

序 言

在过去的 20 年里，苏南乡镇企业被全世界关心，被中国人所关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由一位苏南人讲述的发生在苏南的故事。在中国，苏南有着历史最为悠久的工商业传统，人才荟萃。苏南人浸润义利并重、秀慧和智巧兼备的吴文化，天生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相契合。正是这些，成就了苏南从明清之际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商业辉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始以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曾经是全国的典范。然而当市场经济的洪流滚滚向前，苏南经济在旧有的轨道上却曾经一度转不过弯来。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凤凰涅槃，乘风破浪地前进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苏南人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乡镇企业。它像燎原的星星之火，促使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在 1983 年所著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①

^① 到 80 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的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苏、锡、常、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我称之为苏南模式。参见：《江村经济六十年：费孝通教授访谈录》。

苏南模式的特征是乡镇企业，它由政府主导，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①。在转轨初期，乡镇企业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较国营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以及“船小好调头”等优势，显示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开始露出窘境。表现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在基层政府的要求和支持下，低水平地重复和恶性竞争，在经营管理上也向国有企业靠拢。于是这些乡镇企业也渐渐显出旧制度下国营企业的缺点来。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每当中国国民经济出现经济衰退，江苏总是凭借乡镇企业的优势在全国带头复苏。可是由于苏南这种由基层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模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形势，在 20 世纪末的一次经济波动中，它不仅没有起带头作用，反而落在了后面。不过，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在 1998、1999 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苏南的县市领导和一般干部放下架子，不耻下问，向搞得好的地方学习，成群结队地到温州、台州去考察。通过学习交流，他们从善如流，用一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乡镇企业的改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些企业的活力得到了释放，2000 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经济界和理论界对于苏南模式的反思，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这种反思虽然被主流的歌颂的声音所遮蔽甚至批判，但是汇入这种思考的人越来越多，直到

^① 张晓山：《乡村集体企业转制十题》，《中国乡镇企业报》1999 年 12 月 21 日。Jean C. Oi,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The Organization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 4,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000 年上半年本书作者将《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一文在网上发表，将这种反思推上了前台，围绕它，引起了一场争论。尘埃落定，苏南人已不再留恋那曾经有过的辉煌，经过 1998 年和 2000 年的对乡镇企业的两次改制，走上了创造新的辉煌的道路。

虽然苏南的转型还在进行，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通过制度创新，民营经济的巨大威力已经在这里显现。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浙江、江苏、广东这三个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国 27%、民营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的省份来看，他们在 2000 年成为全国经济摆脱通缩的阴影、向好发展的龙头，至今 GDP 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国际贸易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化解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找到了出路，包括：成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解决农民贫困、农村偏枯和农业停滞的“三农问题”；发挥“供给对需求的乘数效应”，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为提高我国严重偏低的城市化水平提供物质生产基础，等等。不仅如此，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投身于西部大开发、走向世界市场，还在一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大显身手。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能够从宪法上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改善市场秩序，确立法治；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民营经济还将进一步发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的祖籍在苏南。自然，对于苏南，我有特殊的感情。早在几年前，理论界还在为苏南模式的历史命运进行激辩时，我就读到了新望的文论，并且深为他对苏南模式局限性的犀利剖析所吸引。至于他那些讲究理据、纵横古今、提供了不同于单

纯经济学家的视角的文论，也很能给人以启发。比如，他从徽商的衰亡看到，即使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财产权利（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萌芽”也终究夭折。书中，作者也表达了对于企业改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忧心，诸如：“改制的不彻底性”，“政府推动下的私营经济”。这些都不只是苏南一地的问题，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当然，书中所集文章，有时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论述往往从一条大河突然进入一个支流，甚至陷在漩涡里。当然，这种疵点并不能掩盖作者观察的细微，也许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他对苏南的真实情意。

我期待着苏南人以其天然的和学成的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解，在苏南这块热土上，成就改革和发展的伟业。

吴敬琏

2003年1月5日

目 录

序 言	(吴敬琏) 1
苏南模式的由来与终结	1
江南小三角	3
水文化批判	19
苏南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其创新	45
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	51
苏南模式：想说终结不容易	68
能够更好 何不更好	
——答《中国乡镇企业报》记者	76
微观机制与底层结构	83
村企改制之后若干问题的思考	85
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应当终止	96

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比较	101
乡镇企业的家族现象	116
对苏南农村社区领袖的观察与研究	126
与苏南的村官面对面	138
平常心看“名村”	147
现实变革与路径依赖	155
三大模式 何去何从	157
关于张家港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给张家港市委书记的一封信	172
评苏南经济新亮点	190
苏南改制的前前后后	
——答《经济日报》记者问	204
招商引资：政府别太忙	211
让制造业更加精细化	216
苏南经济的新发展与新动向	221
新苏南胎动：潢泾调查	239
民营化是大方向	255
浙江现象	257
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从浙南反观苏南改制	277
徽商哪里去了？	315
打开农村金融的镣铐	324

城镇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	331
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	
——与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	
文贯中的对话	333
苏南如何“造城”	354
城市化进程中的“夹生饭”	363
“县级市”的成长空间	
——以张家港为例	374
长三角隐忧	381
三大都市经济圈竞争力分析	398

第一部分

苏南模式的由来与终结

江南小三角

发展路子是既定格局下的必然选择，历史、地理、文化、价值系统是决定性因素。为能正确把握苏南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特点，我们想引入一个“小三角”的概念。小三角、吴文化、苏南模式以及苏南的现状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逻辑联系。小三角不是长江三角洲的代称，也不是沪宁杭地区的全部，而是长江口与杭州湾夹着的一块三角状陆地，在江阴、杭州与上海东头的南汇之间构成的一个等边三角形。有人也称作金三角。这从普通的中国地图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一、独特的经济文化区位，概念

太湖承纳发源于浙江天目山的苕溪（分东西苕溪）和发源于苏南西边茅山荆淝的来水，下游主要经太浦河、吴淞江、黄浦江、胥江、望虞河、梁溪河、京杭大运河等河道流入长江，向东归入大海，构成长江三角洲上一个独立的水系——太湖水系。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流域，面积为 36500 平方公里，其位置处于北纬 $30^{\circ}5'$ — $32^{\circ}8'$ ，东经 $119^{\circ}8'$ — $121^{\circ}55'$ 之间的亚热带湿润地带，分属苏、浙、沪两省一市，包括上海、杭州、苏

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等 7 座大中城市，31 个县（含县级市）。太湖流域的面积虽然只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0.37%，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6%，人口的 3%，但它在中国经济文化中有形无形的社会效应和价值量，远远超过它占据土地面积的百分比。如，据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这里上缴的税利约占全国的 1/3，而 90 年代初这里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 1000 人。

长江流至江阴与靖江相峙处，江面突然变宽，江水流速随之变缓。现在，这处长江下游最窄的江面上拱起一座江阴公路大桥，打通了苏南到苏北的陆上通道。自大桥以下，呈喇叭状缓缓流入大海。长江口正南面又是一个喇叭状的水面，这两个喇叭口之间夹着的陆地便是长江三角洲的江南部分，也是其核心部分，我们故称之为“小三角”。

二、界 说

小三角乃是江浙沪交汇之地，北有苏锡常，南有杭嘉湖，东端则是国际大都市上海，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一块“熟地”，这是中国版图上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经济文化区。这一地区由于历史的渊源和交通网络以及市场网络而形成的共通性、认同感，已超越了行政区划网络的限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共通性和认同感还有继续强化的趋势。翻开中国历史地图看，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三角隶属同一行政区，或称吴，或称吴越，多数时候称苏。在秦、汉、隋、唐、元、明、清封建帝国的昌盛期和国家统一的时间里，这一带地区统属会稽郡、苏州府或苏州郡，辖县曾经包括嘉兴、海

盐、余杭、湖洲、青浦、嘉定、淞江等。

上古时期，这里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荆蛮^①之地。殷末周初，中原周太王之二子，泰伯、仲雍奔吴，建立了吴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支。今天所谓吴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太湖流域地区。历史上有“三吴”之谓者，其说有三：一为会稽、吴兴、丹阳（《通典》），二为吴兴、吴郡、会稽（《水经》），三为苏州、常州、湖州（《指掌图》），“三吴”当亦并入“吴地”这一称谓。

广义的“江南”系指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而狭义的“江南”，在近代则专指这一地区。也有人称“江东”或“江左”。江东一称与长江的走向有关。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隋唐以前这一段航道是南来北往的主要渡口所在，顺江而下的人们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之所以称“江左”，是因为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时至今日，现代意义的“江南”，其范围比历史时期要小，且多指狭义的江南，其地理区域一般局限在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江浙沪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

太湖流域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划，以往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周谷城先生在《太湖流域地区专业志丛书》编者献辞中指出：“把苏锡常、杭嘉湖地区与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世界名城上海联系起来，对上海经济区‘心脏地带’的开发，将有重要意义。”据《中国太湖史》的说法，这一地区地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现今人口近4000万。

^① 根据《辞源》解释，荆蛮并非荆州、荆楚，古人所谓“荆蛮”特指江南小三角地区。“荆”指太湖西边的荆溪，源于茅山的一条小河。

小三角的地缘基础不仅是等边三角状的半岛状陆地，而且有赖于太湖盆地所形成的平原及其水系。密布的水网，再加上此处地势平坦，河流落差极小，流速缓慢，舟行往来十分方便，成为典型而独特的水乡泽国、锦绣江南。另外，历史上有名的两项水陆交通工程，使这一片地区的沟通和联系更为紧密。一是开于隋代，至今仍在服役的大运河；一是筑于民国24年的苏嘉铁路（该铁路临近“二战”结束前夕被丧心病狂的侵华日军全线拆毁，用于军火制造）。

小三角稍北端的镇江、扬州、南京等地则是不同于小三角地区的另一地区，传统上称作宁镇地区，属于江北文化区。历史上有从北方迁移的人口组成的较集中的县、郡20余个，从语言上也属于苏北语言。从行政隶属上看，历史上的多数时期，这一地区归应天府、扬州府或常州府，故有人也称为亚京文化区。近代以来，机动船的使用，上海商贸中心地位的确立，又使这些沿江城市的货运直接进入长江水道，从而原先基于木帆船和内陆水网而形成的与小三角的地缘关系逐渐淡化。小三角更加内向，进一步收缩，界线更加分明。

在上海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之前，小三角的经济文化重点一直是苏州与杭州，苏杭之繁荣令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深为吃惊。依照马可·波罗的说法：“苏州之大，周围40里；居民之多，数不胜数”；而杭州“无疑是天下最优美和最繁华的城市……任何一个见到如此庞大城市的人都绝不会相信可以找到这么多的食物来供养这么多嘴。”《马关条约》除强迫中国割地赔款外，还强制将苏州、杭州立为通商口岸，而上海成为列强侵华的经济据点。上海之开埠也带动了苏锡常等地工商业的发展。

在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近现代以来苏州市在小三角的地位处在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这一方面是上面讲到的机动船代替木帆船之后，长江航道得到迅速开发，运河的运输地位和苏州码头的集散作用、流动功能随之降低，商人资本外迁，城、市分离，原先繁荣、前沿、创新的商业都会成了单纯的衙门府邸，成了保守、没落、封闭的“闲庭”、“后院”、“孤城”。另方面是，农业文明时代结束之后，“俯仰东南”的畸形财政逐步得以改变，得水田之利的苏州农业经济地位日益下降，人口与旧产业的矛盾促使其经济结构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调整期，而周边城市如上海、南京、无锡发展较快，对苏州的资金、人才都产生了很强的吸纳效应。直至改革开放之后苏州两个开发区的兴起才使这一状况得以遏止和改善。

三、农 耕

以稻作为主的“水耨”农业，是历史上小三角地区农业的主要内容，这里是传统的农耕区，素称“鱼米之乡”，是中国历史自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以来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农业经济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气候和土地，天时、地利、人和是农耕社会古老的箴言。这里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暖潮湿多雨，四季分明，无霜期长，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而此地“或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为一横塘”，水网密布，灌溉十分方便，北宋水利专家称“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大于苏州”。同时，这里有悠久而丰富的农耕史，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据《中国太湖史》